

山村的早晨

陳 殘 雲 著

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山 村 的 早 晨

陳 殘 雲 著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一 九 五 四 年

總138中28 32開 32頁 34,000字

山村的早晨

陳殘雲 著

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

一九五四年三月五版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

漢口蘆溝橋路四興里

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

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

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

25,111—31,410

定價二千元

今天的農委會議，不知爲什麼不見平三嫂。她是農協副主席，這樣一個商量試劃階級的重要會議，她不來，大家有點焦急。自從她參加了核心小組，又從貧雇農主席團到農協，她沒有一次遲到過，但在這個緊急關頭，却不見她的影子。是不是發生了意外的事情？大家疑惑着。

主席郭松，原來是個冷靜的善於忍耐的人，這回却急得滿頭大汗，他想到村上去找她，又怕來來往往拖了時間，而且她不一定在村子上。但不找她，會議可就開不順，『婦傭仔』要她去發動呢。『還是去碰一下好』，郭松想。於是不聲不響地跳出了農協大門。

『郭松！』那位永遠閃着樂觀的大眼睛的女同志小辛，追出門外，叫道：『你先跟大家醞釀醞釀，我去尋她來。』

郭松猶疑一陣，接受了小辛的意見。

小辛匆忙地出門，穿過荷塘小路，抬頭一望，望見平三嫂一面用袖子揩眼睛，一面急促地走過木橋，她高聲叫：

『三嫂！——』

平三嫂不回答，小辛奔到她面前，熱情地問道：

『你可是忘掉了時間，大家等得發氣哩。』

『我準備接受批評。』平三嫂低聲說，不敢望小辛，但小辛看見她眼睛有點紅潤，懷疑她曾經哭過，於是帶着安慰的口吻說道：

『又跟平哥吵嘴了嗎？』

『吵嘴？』平三嫂直率地反問，像要吐掉一股悶氣，『誰跟他吵？這十多年來，我受够了他的牛氣。你在我家裏住了這半年，他腦筋好像通啦，在你面前什麼都和和氣氣，但你不在，一點小事又發氣，誰受得了？』

『還是我不好，我對他道理講得少，不能幫助他打通思想，特別是他那種看不起女人的封建思想。』小辛溫和地解釋，隨之拖着她走。

『你叫我怎麼搞工作，怎麼見人？』平三嫂難過地望着小辛，胡亂地抹一抹眉梢上的汗珠，『前天晚上，我才在大會上做了開家庭會議的報告，大家都說好，要學我們樣，水五嫂說學了我們樣，婆婆姑姑都有說有笑了——』

『是呀，你帶動得好，』小辛鼓勵着，『扭轉了許多人對家庭會議的失敗情緒。』

『可是今天一早掘大葛回來，吃過飯我就想來開會，他却叫我把大葛掘完，不然山豬吃掉。我說開會重要，他說掘大葛重要，就這樣吵起來。』平三嫂還有點生氣的樣子，臉頰上兩條淺淺的皺紋，顯得特別深陷，『水五嫂要幫我們掘大葛，讓我來開會，他又不肯，老是吵，吵得沒出氣，鑊頭差不多也打破啦。小辛你說，我們的家庭會議還作典型報告，不是騙人嗎？』

『唔——』小辛想了一陣，想不出適當的話，平三嫂接着又道：『罵一下不要緊，就怕他那句話……』

『什麼話？』小辛急忙問。

『離婚！』

『他要和你離婚？』

『說過十幾次啦！』

『假的。』小辛不相信，『他不會——』

『說得多，假的也變成真，叫人聽起來多難過！』

『從前吃苦麥菜，吃仙人掌，吃狗狼，吃黃狗頭，都捱過去啦，現在翻身了，難道會鬧離婚？不會的。』小辛安慰着，『你們是大勞大苦的患難夫妻，羣衆都說，你

們是好夫妻。』

『床頭好，床尾罵，就是欺負我！翻身翻得這樣子有什麼意思？小辛，你說我落後吧，我有點灰心。』

小辛正要用從前講過的劉胡蘭的例子來鼓舞她，郭松却撞了出來，又高興又責怪地望着她。她那帶着悔怨的臉孔，立刻想恢復平靜，但轉不過來，一面用不自然的微笑望着郭松，一面輕輕地拉一拉小辛的衣角，意思是不要叫別人知道她夫婦吵嘴。小辛理解她，特別是理解她不肯在農委面前表示半點消沉。她儘管是受了委屈而悄然地流過眼淚，有時也對小辛發點脾氣，但不知道什麼叫做困難的埋頭苦幹的作風，和對敵人永遠不放鬆的倔強的性格，會推動她克服那種農村婦女特有的自卑的軟弱的情緒。因此，小辛很放心，今天這個會，不會因為她那點苦惱的心情而受到影響。

她走進了會場，極力壓制住內心的不平靜的情緒，和往常一樣，嚴肅又和藹地對大家微笑。她看見大家並沒有怪責她，感到愉快，同時又有說不出的慚愧。

沒有爭辯完的先劃自己還是先劃敵人的問題，繼續爭論着，武裝委員梁鵝不高興一件事爭來爭去，急躁地叫道：『指甲那麼小的事情爭半天，時間不夠啦，我主張小辛出個主意！』

『不，主意大家出。』小辛說。

『你就是怕包辦代替——』梁鴉直率地批評着，『毛主席派你來，就是替我們出主意嘛。』

郭松不同意梁鴉的意見，『劃階級是大事情，趕時間辦不好，還是要多討論。』
『時間不趕怎麼辦？』梁鴉性急，直率，那黑得發光又長着粗鬚子的臉頰，和性格很相稱。這時他急得脖子上露了豆角大的青筋，『禾快黃啦！到割禾時，田沒分完，教你農協委員包也包不了。』

『這樣爭，還不是更拖時間？我提一個意見——』平三嫂有意把問題拉回來，明確地表示自己的態度，『我主張先劃自己人。區委書記說過，我們苦情吐了出來，仇人躲不了，苦連苦，心連心連了起來，鬥地主就心齊，力量大，地主有詭計也出不了啦——』

『對，對！』郭松抹了鼻尖上的汗粒，插嘴道。

『大家知道自己是什麼階級，那就安心了。』平三嫂繼續說，『梁鴉，你說對不對，團結自己鬥敵人！』

梁鴉爽快地答道：『我同意。』

大家都贊同平三嫂這個簡短的結論，她又慎重地徵求小辛的意見，小辛也同意。接着，又討論了幾個問題，如何在劃階級中貫徹訴苦挖根，進一步加強思想發動等問題，都有了明確的認識。平三嫂好像得了意外的收穫似地，她感到無限愉快，鬥爭信心也更強了，她忘掉了先前那種近於自私的悶氣。

秋末的南方的山區地帶，白天太陽熱得厲害，但太陽落了山，就有點輕寒。現在，會議散了，平三嫂和小辛在山路上走着，輕風吹亂了她們的頭髮，吹得平三嫂的略厚的嘴唇有點乾燥，吹得小辛的晒得粗黑的長形臉孔增加了灰塵。

『冷嗎？』小辛捏一捏她的手掌。

『不冷，你呢？』平三嫂反問。小辛搖搖頭，平三嫂不相信地：『你總是這樣，冷不肯說，餓也不肯說，小辛，這半年來，我們把你餓瘦了。』

『你把我當作自己人，還是外人？』小辛笑着。

『就是自己人，才不捨得你瘦啦。』平三嫂親熱地望着小辛，從小辛的消瘦而顯得結實的臉頰上，忽然牽起一些回憶，她想：小辛初來時，臉孔又圓又潤，手脚那麼斯文，而今呢，我把她養瘦了，模樣又是那麼粗黑，跟鄉下姑娘一樣，粗手大腳。平三嫂又想，這也好，一個女人硬朗，有力氣，不容易給男人欺負，不過——她覺得自

己想錯了——不對，她是個共產黨，共產黨夫妻間講道理，講民主，有禮貌，不會像我們蚊子小的事吵半天。

『你在想什麼？』小辛好像從神態上摸中了平三嫂的心思。平三嫂故意避開小辛的視線，習慣地用手背抹一抹自己的鼻孔，然後，不按着小辛底問話，另有感受地自語着：『共產黨真好！』

『好在哪裏？』小辛趁勢啓發她。

『樣樣都好。』平三嫂籠統地回答。這句籠統的言語，就是農民羣衆身受實感的概括的結論，小辛想，應該引導她從許多具體事實，連結到自己的個人願望與要求。

平三嫂歪轉頭，又望望小辛：『就是做人也好。』

『是的，做一個共產黨員是光榮的！』小辛微笑說。

『我——』平三嫂自卑地吐出一個字，又咽住，隨即又鼓着勇氣表示自己的態度，『我能不能進黨？』

『你想過嗎？』

『想過。』平三嫂又覺得自己說錯了話似的，『不，我想得不踏實，太落後啦。』

『你有希望的！』

『工作做不好，又愛想自己，不是太落後？』

『以後工作做得更好，又不想自己，那就——』小辛正要鼓勵她，突然，聽見一陣近於嘈吵的聲音，她停了嘴，抬頭一望，望見劉平挾着幾件衣服，急匆匆地走過木橋。後面跟着那個唱過大戲，又當過國民黨警察的瘦子單眼照。

爭吵聲還繼續着，單眼照的聲音：『就是當過幾年警察，也沒做過壞事，怎麼不讓我入組？』

劉平的聲音：『你又造謠，又跟地主拉拉扯扯！』

單眼照的聲音：『有時喝了酒，發點小脾氣是有的，我可沒勾搭地主呀！』

劉平大聲說：『這兒錯，那兒過火，左彈右唱，沒立場，不是造謠是什麼？』

單眼照說：『你們不讓我入組，我才有這股火氣哩……』

劉平不睬他。單眼照看見三嫂和小辛迎面而來，不敢跟上去，沒趣地溜走了。

小辛立刻趨前幾步，高聲叫：『平哥！』

劉平停住腳，不說話。那雙細小而閃亮的眼睛，悄悄地瞪視一下平三嫂，便無目的地轉向小辛。平三嫂故意不望他，低着頭，漫然地望着小溪的流水。

『辛姐！』劉平忽然客氣起來，這客氣，好像帶着一種要求，要求她向三嫂解釋

自己的過錯。但劉平這個人，身軀結實，並且勤勞又善於耕作，不賭錢，又不惹事生非，在村裏是使人敬仰的頭等『好仔』，因之他自負自尊，又很急躁，很倔強，由於這種性格，在舊社會裏，吃過不少惡霸和地主的虧，以後就變爲埋頭勞動不管『閑事』的好人，而他的英雄主義，就成爲一股被抑壓的屈氣，只向老婆發洩。他從來不大願意承認自己的過失，特別在女人面前。在他想來，女人總歸是女人，不依靠男人就活得很可憐。土地改革以來，在鬥爭惡霸三腳櫈和蛇頭耀底時候，他出了氣，又顯出了英雄氣概，被選爲村的領導人物之一，也發動了自己的老婆。後來，平三嫂在領導鬥爭、貫徹黨底政策和聯繫羣衆各方面，都表現了突出的成績，慢慢地成爲小鄉的領袖，他的丈夫威風就被壓低了似地，很不服氣，於是在公開場面服從女人的領導，回到家裏又指桑罵槐地，以丈夫的權威壓女人。然而另一種真實感情，是他很愛她，十多年來受盡生活的磨折，她都沒有怨言。此外，他保持一種自尊的想法：『我發動你的！』由此得出一個結論是：『男人到底比女人強。』至於小辛，也是女人，他是佩服的，但佩服的是共產黨，不是佩服女人。不管怎麼吧，他總是敬愛小辛，願意聽小辛的道理，却害怕小辛站在老婆一面，對他進行批評。現在，他對小辛如此客氣，這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他沉默了一陣，再說：『辛姐，你冷嗎？』

『我不冷，三嫂冷。』小辛看看劉平，又看看三嫂。

劉平知道老婆受冷，特意把衣服送來了，但一種自尊的近於賭氣的情緒，扭不過來，不肯把衣服正面遞給她，却交給小辛。

小辛接過衣服，就轉手遞給三嫂，三嫂不肯要，默然地拉着小辛匆匆地走。

走過小木橋，小辛把衣服披在三嫂肩膀上，三嫂胡亂地塞還小辛，賭氣地自語着：『冷死了也好，不用人家鬧離婚！』

『你——』劉平耐不住，難過似地，『一句話老掛在心上。』

『我怨自己不怨人，』三嫂乘勢洩一口悶氣，『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嫁着狐狸隨山走，人家要怎麼就怎麼樣，我只怨命苦！』

『辛姐，你聽——』劉平有點着急，很想緩和這種空氣。

『你說過的話，對辛姐說呀。』

『我承認說錯話，好不好？』劉平懊悔地，好像被一些什麼刺激着，不能不含糊地承認一點錯誤。

小辛偷偷發笑，不說話，有意讓三嫂訴一訴苦。然而劉平認了錯，三嫂心裏感到舒服，也就不訴了。夜風輕悄地吹來，小辛把衣服搭在三嫂肩上，三嫂把它穿上，感

到分外溫暖。

夜已慢慢黑了，她們走到村裏，已經有些人吃了夜飯，在祠堂面前等着開會，她們急忙地奔回家去。

沒有月亮的夜晚，繁星閃爍着耀目的銀光，村莊浸在淡淡的微光裏，從雲霧山延綿而來的崖樓大山的山峯，迷濛地矗立在夜空中，那麼嚴肅，那麼靜。村前的小溪的流水，清澈地照見溪邊的水蘿樹的枝桠，和『亞娘鞋』的葉子。星夜的小山村，最能顯出它的樸素，美麗和幽靜。這裏面，正有一股青春的銳利的力量在孕育着，和生長着，也有殘酷的霉爛的舊力量迅速地消失與死亡。

雖然天空有燦爛的星光，而村子上的彎曲的小巷，參差不齊又有些傾塌了的矮屋，却是黑黢黢的，一丈以外就辨不清誰的臉貌。

平三嫂點燃了『竹籬』在小巷裏走着。

她走過了水五嫂的門前，想進去跟水五嫂談談串連情況。但推門一望，五嫂不在家，她扭頭就走了，她想，五嫂一定去串連了；經過這回劃階級，五嫂二十年來的屈辱，丈夫被冤屈地打死，大女兒餓死，自己被蛇頭耀強姦，這些苦情都吐盡了，心也

雄了，串連準是串得很起勁。

三嫂想：這回劃地主氣勢一定很大，因為訴苦追仇，人人追到蛇頭耀，人心齊，仇恨大，又學會了料洞小鄉的『五串五門』的鬥爭辦法。

她想着，走着。

一個陰沉的影子，擋着她的去路，她奇怪地提高『火籬』一照，照見一個頭髮蓬鬆的中年婦人，哭喪着臉凝視她，她正要追問，那人却用哀求的口吻搶先說：『平三嫂！我們是中農，為什麼人人都劃了，留着我們不劃？』

這原來是蛇頭耀的姪媳馬二娘。她丈夫叫馬文驥，在廣州一家野雞中學畢了業，回到鄉裏當小紳士，憑了惡霸伯父的勢力和錢財，和一羣僞鄉長過腐化生活，並且勾連土匪頭劉漢清，無惡不作。解放後跟家庭鬧分家，一九五〇年二月，匪首葉肇和劉漢清，率領地主、惡霸、土匪和流氓，進行暴動，他參加過秘密會議。暴動失敗了，他僞裝進步，以後，不知那裏抓來一些『進步』關係，竟混進廣州一家貿易機關當職員。他的狗腿舊農會長，把他的階級定爲『中農』。這回查漏網查着了，擺着不劃，馬二娘心慌了，於是到處鑽營。

『你急什麼？』平三嫂大模大樣地回答她。

『我們是中農，文驥是革命職員，怎麼要把我們和地主排在一起？』馬二娘帶點質問神氣，把『革命職員』的字音咬得特別高，好像在說：『你農會主席算得什麼？』

『羣衆意見！』平三嫂不屑回答似地，說完就走，馬二娘跟在後面。

『羣衆是跟着你走的，你說一句公正話——』馬二娘聲音變得很軟，企圖用感情來打動對方，『平三嫂，你從前耕二伯爺，不，耕蛇頭耀的地，我替你說過許多好話——』

『哼！』平三嫂輕蔑地。

『水有源，樹有根，做人不可忘恩，你平哥被人拉去當壯丁時，不是文驥借你五石穀，那裏會夫妻團聚，平三嫂——』

『你還說——』平三嫂發氣地，『五石穀，利上利，不到三年，就斷了榕樹旁那間祖屋，你這惡霸婆！』

『這是蛇頭耀的罪孽，該死，該死！』馬二娘故意對蛇頭耀詈罵，來洗脫自己，『平三嫂，我們都是窮佬仔！』

平三嫂越聽越怒，立刻停住腳，把『火籬』搖晃着，回轉頭，睜着圓亮的眼睛，

大聲喝：『走開！』

『替我說句公正話……』馬二娘細聲說。

平三嫂不再理睬，轉身就走。馬二娘不敢跟上，却悄悄地囉嗦着：『我是中農。』平三嫂回到家裏，看見丈夫蹲在灶邊斬豬菜。插在泥磚牆縫的『火籠』快要燒完了，三嫂把自己的『火籠』添進去，低矮的小廊顯得很光亮。

『小辛呢？』三嫂踱進小房間，望不見小辛。

『過家去啦。』劉平隨便搭訕。

『你呢，串了什麼人？』

『沒有串。』劉平不經意地，『我負責串發家史，這容易，找幾個老人家談談就得啦，明天去。』

『看得太容易。』三嫂不大高興，有點責備口氣，『不負責任！』

『誰不負責任？』劉平把菜刀放下，發氣地站起來，一面解釋一面發牢騷，『我受剝削多，應該串剝削。就是串勞動也好，我懂得勞動，但偏叫我串發家，你想我不是老人家，怎麼串？』

『你自己認的，怪誰？』三嫂反駁着，然後在劉平面前蹲下，把豬菜拿來斬，隨